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 文敏 译



· 艾米莉系列 ·

经典女孩成长小说

JINGDIAN NUSHAIZHENGCHANG XIAOSHUO

新月的 艾米莉

Emily of
New Moon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月的 艾米莉

Emily of
New Moon



【加拿大】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 文敏 译



YZLI0890124260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月的艾米莉 / (加)蒙哥玛利(Montgomery, L.M.)著;
文敏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39-3266-4

I. ①新… II. ①蒙… ②文…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9993号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

封面配图 发木钗

新月的艾米莉

[加拿大]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文敏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232千字

印张 9.625

插页 2

印数 1-8000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66-4

定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 1 山谷里的房子 / 001
- 2 守望之夜 / 008
- 3 丧亲后的旅途 / 018
- 4 家庭会议 / 032
- 5 石头碰石头 / 042
- 6 新月农庄 / 050
- 7 陈年往事 / 060
- 8 蹈火而行 / 074
- 9 有如天助 / 086
- 10 成长之痛 / 097
- 11 伊尔丝 / 105
- 12 艾菊地的故事 / 113
- 13 夏娃的女孩 / 126
- 14 快乐猪食 / 134
- 15 各种各样的悲剧 / 140
- 16 布罗耐尔小姐突袭 / 151
- 17 日常书札 / 163

Emily

Emily



- 18 卡西蒂神父 / 174
- 19 重归于好 / 188
- 20 寄往天堂的信 / 192
- 21 浪漫而烦恼之事 / 201
- 22 南茜农庄 / 210
- 23 鬼屋 / 216
- 24 另一种幸福 / 225
- 25 “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 231
- 26 在海湾边 / 236
- 27 艾米莉的誓言 / 246
- 28 造梦人 / 263
- 29 读圣罪 / 273
- 30 真相大白 / 282
- 31 艾米莉的伟大时刻 / 294



山谷里的房子

这所藏在山谷里的房子“距离任何地方都是一英里”——五月林的人们这么说它。它坐落在青草丛生的沟峪中,看上去像是一朵天生的大大的棕色蘑菇,不像别的建筑是出于人工匠意。一道细长的绿径通向小屋,四周那些长势茂盛的小白桦几乎完全遮蔽了它。从小屋望出去,看不到其他任何一座房子,尽管山顶上就有一个村落。艾伦·格林说这是世界上最冷寂的地方了,并且发誓说如果不是因为可怜那个孩子,她绝对不会待在这儿。

艾米莉不知道她就是那个被怜悯的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冷寂。她有许多伙伴。她有爸爸,还有马克和苏茜·赛尔。风姨^①也时常来拜访,有那么多的树——亚当和夏娃、那棵“栖息松”,还有那些林林总总的白桦姐妹们。

还有那道“闪灵”,她一点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可它却总是让她兴奋地期待着。

艾米莉溜出屋子,在清寂的暮色中散步。艾米莉觉得自己每次散步都非常生动有趣——也许是由于某些奇特的美——也许是由于闪灵在几个星期中必会来临一次——更奇怪的是那闪灵总是在

① 艾米莉把风称为Wind Woman,即风阿姨、风女士,或可称风姑娘,在“艾米莉系列”中,随着艾米莉年岁渐长,她与风的关系也有所变化,该系列小说译文中对风的称呼也略有变化。

她回家后到来。

五月初总是那么乏味而寒冷，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却总是落不下来。爸爸一整天都躺在起居室里，他咳得非常厉害，不怎么跟艾米莉说话，这有点反常。今天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两手交叉枕在脑袋下边，两只大大的、深沉而湛蓝的眼睛，梦幻一样的眼睛，透过前面院子里两棵大云杉树——亚当和夏娃（出于艾米莉对这两棵树位置的奇怪念头，他们一直这么称呼这两棵云杉）的枝杈，怔怔地一无所视地望着云层密布的天空。

艾米莉不知道爸爸在想什么，但爸爸咳嗽厉害的时候她从来不去缠着他提问题。她只盼着有个什么人和她聊聊才好，艾伦·格林一整天也不跟她说话，她什么也不做只是自己嘀咕个不停，自个儿咕哝就说明艾伦有什么烦心事了。昨天晚上医生在厨房里和她低声说了些什么以后她就开始咕哝起来了，她给艾米莉送面包和糖蜜那些睡前小吃时也是嘀嘀咕咕的。艾米莉不喜欢面包、糖蜜，但还是吃下去了，因为她不想惹艾伦不高兴。艾伦也并不总是这样随便对付艾米莉的睡前小吃，有时候也会给她弄点特别好吃的东西。

艾米莉以为艾伦的嘀咕会像以前那样把她们一个晚上都烦得不得安生，但这次没有，也没有别的什么心烦的样子，这倒是非常少见的事儿。道格拉斯·斯塔尔曾在一次恼怒时对艾米莉说，艾伦·格林是一个“又胖又懒，什么事儿也不上心的老东西”。打那以后，艾米莉瞧着艾伦，怎么看怎么像她老爸的那句评语。

艾米莉整个下午都在看《天路历程》，蜷缩着身子，坐在破旧却舒适的老式带靠背的翼状扶手椅上。艾米莉很喜欢这本书，经常和书中的基督徒和女基督徒一起走在笔直而狭窄的小路上，虽说女基督徒的朝圣长旅远不如基督徒的令人起敬。因为女基督徒总是跟一大堆人伴行。与那些独自走入死荫谷的黑荫、孤身遭遇妖魔的

天路客相比，她显不出同样的孤胆与无畏。当你身边围着许多人时，死荫谷和妖魔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碰上单打独斗——啊，真要是那样——艾米莉恐惧地战栗了一下。

艾伦做好了晚饭，道格拉斯·斯塔尔让艾米莉去吃。

“我今晚不想吃什么，在这儿躺躺歇会儿。你吃过晚饭再到这儿来，我们要好好谈一谈，小心心。”

他微笑着对她说，还是那个熟悉的灿烂微笑，充满了爱，让艾米莉一见就深感甜美。她快快乐乐地去吃晚饭——虽说不是什么美味佳肴，面包没烤透，鸡蛋也没煮熟，但意外的是这次允许她把苏茜·赛尔和马克都唤到身边，一边一个，只是当艾米莉给它们喂一丁点儿面包和黄油时，艾伦嘀咕了一下。

马克那么可爱地坐在那里，用它的爪子拨过一点点来，苏茜·赛尔则蹭在艾米莉的脚踝边，那副等不及的神态几乎跟人一样。艾米莉两个都爱，但最喜欢的还是马克。马克是一只漂亮的暗灰色的猫，长着一双猫头鹰一样的大眼睛，又胖又柔软，毛茸茸的。赛尔总是很瘦，吃多少东西也不会让她的骨架上长点肉。艾米莉很喜欢她，但从来不去搂搂她或带她散步，因为她太瘦了。不过在艾米莉看来她还是有着一种奇特的美。她是灰白相间的——白的地方雪白，毛色发亮，一张狭长的尖脸，长长的耳朵和碧绿的眼睛。她是个令人敬畏的好斗者，那些陌生的猫儿一个回合就让她击退了。就是这么个毫无畏惧感的小东西，居然敢去挑衅狗儿且能大获全胜。

艾米莉很爱她的猫咪们。她骄傲地宣称是她亲手抚养它们长大的。主日学校老师把它们送给她时，它们都还是刚出生的小咪咪呢。

吃过晚饭，艾米莉回到起居室里，看见爸爸已经睡着了。这倒让她挺高兴的，她知道爸爸已经有两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但对于没能有一场“好好的谈话”她也有点儿失望。和爸爸“好好谈一

谈”总是最让人高兴的事。再就是散步了——慢慢地穿过初春薄灰色的夜幕，一个人走啊走啊地散着步，她一直就非常喜欢散步。

“把风帽戴上，下雨的话就赶快回家。”艾伦告诫她，“你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着凉。”

“为什么我不能？”艾米莉愤愤不平地问。为什么要把她和其他孩子区分开来？说她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去着凉，不公平。

但艾伦只是嘀咕了一下。艾米莉悄悄地回了一句：“你这个胖胖的，什么都不上心的老家伙！”感到很解气。然后飞跑上楼，不情愿地去拿风帽。她更喜欢让脑袋露在外面吹风。她把那顶蓝色的旧风帽扣在粗粗长长的发辫上，冲着那面小小的绿镜子嫣然一笑。微笑在她的嘴角慢慢漾开，整个脸蛋都妙不可言地笑了，就像道格拉斯·斯塔尔常常在遐想的那样，是她死去母亲的微笑——这微笑常把他带到很久以前，第一次见到朱丽叶·马瑞的时候。这似乎是艾米莉从她母亲那里得到的唯一继承。而其他各方面呢，斯塔尔常这么想——她那大大的紫灰色眼睛，长长的睫毛和黑黑的眉毛，白白的额头（也许从匀称角度来看似乎太高了点），苍白而优雅的椭圆脸型，敏感的嘴唇，从这些方面来看，她都是个斯塔尔。

“我要去和风姨散步，亲爱的。”艾米莉说，“我想把你也一起带出去，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走出过这个房间呢。风姨今晚会到田野里来。她是个高高的、模模糊糊的女人，薄薄的、灰色的、丝一样的衣裳一直在她身边飘来飘去，像是蝙蝠的翅膀，只有你那双像星星一样闪亮的眼睛可以透过她长长的松散的头发看清她的样子。她会飞，但今晚，她会和我一起田野里散步。她是我一个了不起的朋友——就是这个风姨。我六岁时就认识她了。我们是很老很老的朋友，但还是没有你和我那样的老——你这个镜子里的艾米莉。我们一直都是朋友，对吗？”

对着镜中的艾米莉飞了个吻，镜外的艾米莉就走了。

风姨在外面等着她——翻拂着起居室窗外的一丛丛钻出地面的小草茎——拨弄着亚当和夏娃的枝干——在绿色朦胧的白桦树枝丫间低声细语——嘲笑着屋子后面的“栖息松”。

外出散步的时间那么长，她快乐得几乎要发疯。冬天总是暴风雪连连，雪积得很深，根本出不了门，春天又是雨下个不停风刮个没完，到了五月的这个晚上，她觉得自己就像是被释放了的囚犯。该上哪儿呢？沿着小溪下去，还是走到光秃秃的云杉耸立着的旷野上去？艾米莉选了后者。

她爱那些光秃秃的云杉，它们远远地长在倾斜的草场的尽头。这是个会发生奇妙的事情的地方。她天生就喜欢这儿甚于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人在看见在旷野上飞跑的艾米莉时会羡慕这个小小的苍白的穿着寒酸的女孩。有时她甚至还会在薄薄的外套里发起抖来。但即便是女王也会愿意用她的王冠来换取艾米莉的所见——这是梦想中的奇迹呈现。那些褐色的沾霜的小草在她的脚下像天鹅绒似的层层叠起，走到那棵布满苔藓癭节的衰败的老云杉树下时，她停了下来，抬头望向天空，头顶像是上帝的天庭苍穹，远处尘雾迷蒙的小山像是这个奇妙之城的围墙。在这个地方，她有许多小精灵小仙女朋友，她相信他们都是她的朋友——缎子一样的柔荑花序，小小的青草丛，小冷杉树的精灵们……一切故事都可能在这里发生，一切都有可能幻化成真。

荒野真是个美妙的地方，和风姨玩捉迷藏游戏，这是个最好的所在。她真的玩起来了，如果你能飞快地绕着云杉的小树丛跑一圈——当然你不可能那么快——你就可以看见她（风姨），感受到她，听到她。噢，她在这儿了——就是她那件灰色斗篷扫过去了——不，她在那更高一些的树顶上大笑呢——追逐又开始了，一直玩到风姨离去——夜色静静地降落下来——西边的云彩突然卷了过来，苍白中泛着淡红色的碧湖一样的可爱天空挂上了一钩新

月。

艾米莉高高仰着小小的头，双手十指紧扣在一起。她必须回家去在那本黄色的记账簿上写下感受。那个本子上最后一行写的是“马克的自传”。她得回去写下来，不然美会憋得她受伤。然后，她要读给爸爸听。她永远不会忘记山冈上那些树的顶梢是怎样像美丽的黑色蕾丝花边一样装扮着淡红色的碧湖一样的天空。

然后，就是宏伟壮丽的一刻，闪灵来了。

艾米莉是这样称呼它的，尽管她觉得这个称呼似乎不怎么贴切。但它很难被描述，连爸爸也描述不了，他似乎总是思索着这个难题。艾米莉从来没和其他人谈起过这件事。对于艾米莉来说，她与那个神奇的美丽世界似乎已经很近很近了，在她与那个世界之间还隔着一道薄薄的帘子，她从来没有把帘子拉起来过，但有时候，只是那一刻，一阵风吹过，她好像瞥见了神奇世界一闪而过，但只是一闪而已，闪过了天庭的音乐声。

这样的时刻很少——来得很快，离去也只是一息之间，带给她无法形容的快乐。她无法唤回它，也无法叫它不离去。同样的事情不会出现两次。今晚，暗沉沉的大树枝衬着远处的天空。今晚它来了，和呼啸的狂风一起掠过丰盛的田野，和灰脊鸟一起在她的窗台玻璃前，和教堂里高声唱着的“神圣，神圣，神圣”的歌声一起，和厨房里闪亮的炉火（那是在秋天的夜晚照亮她回家的路的亮光）一起，和晨曦中窗格上精灵似的蓝冰棕榈叶花纹一起，与她描述某种事物灵机一动而写出的新词一起，它来了。每次它来，艾米莉就会感到自己的生活快乐无比，神奇无比，美丽无比。

她在渐渐四合的夜色中急急地赶回山谷中的小屋，要赶在美好的印象消失前把它们记下来。她已经想好了怎样开头——句子似乎已经在她的脑子里了：“小山呼唤我，我心里有某种东西与它呼应着。”

艾伦·格林正在前门台阶上等着她。艾米莉此刻心里充满了幸福,对任何人都充满了爱,甚至爱这个胖胖的什么也不上心的老家伙。她伸出手臂抱住了艾伦的双膝。艾伦低头悲哀地看着这张容光焕发的玫瑰色小脸,沉重地叹息道:

“你还不知道你爸爸只能再活一两个星期了。”



2 守望之夜

艾米莉怔怔地站在那儿，抬头看着艾伦宽宽的红脸膛——那一瞬间，她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块石头，她感到自己已经是石头了。她愣在那儿，好像艾伦刚才真的给了她一记狠拳。小脸马上退去了玫瑰色，蓦然放大的瞳孔几乎吞掉了虹膜，两只眼睛成了黑洞洞的池塘。这副样子让艾伦感到局促不安。

“我把真相告诉你，是因为这事儿不能不让你知道了。”她说，“为了要不要告诉你这事儿我和你爸爸商量了几个月了，他一拖再拖。我对他说，你明白这件事对她有多严重吗？万一你突然不行了，而她却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那不要了她的命吗？他总说，还有时间嘛，艾伦。但他从不向你吐露一个字，昨晚医生告诉我，照现在的情况看，最后时刻随时都可能到来，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你一点儿心理准备了。有不少法律手续要办，孩子，别这个样子！会有人照应你的。你妈妈娘家的人会来这儿——为了马瑞家的面子也得来，她们不可能看着跟自己有血亲关系的孩子活活饿死而撒手不管——虽说她们恨你爸爸就像恨犯人一样。你会有一个挺不错的家——比你现在的家要好得多。你一点儿也不用担心。至于你爸爸，你应该怀着感恩的心看他得到安息。这五年来他是一天不如一天。撑到现在完全是为了你，对他自己来说只是受罪。人家都说自从你妈妈去世以后他的心就碎了——那件事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她只病了三天就去世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现在对你说的原因，这样，万一

出什么事情，你也不至于惊慌失措。做做好事吧，艾米莉·伯德·斯塔尔，别这么呆呆地站在这儿了！你不是第一个成为孤儿的孩子，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赶快醒醒神吧，但是别跟你爸爸说起我告诉你的事，留神点。快进来吧，你今晚睡觉前我会给你饼干吃。”

艾伦走下台阶要去拉孩子的手。这时艾米莉才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但如果这会儿艾伦来碰她的话，她肯定会大声尖叫起来。她突然迸发出一声尖锐而痛苦的哭泣，躲开了艾伦的手，飞快地冲进屋子，冲上黑黢黢的楼梯。

艾伦摇摇头，赶回厨房去了。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尽到责任了。”她想，“他总说还有的是时间，拖啊拖的，拖到自己玩完，那时就根本顾不上她的事了。现在，她还有时间对这事儿慢慢适应起来，过一两天她就会重新打起精神。我跟她说这些是让她心里有个底儿——她还是挺运气的，我听说，马瑞家不会轻易抛弃她的。事关她们家族的体面，她可走运了，她会渡过难关的。最好我能给马瑞家捎个信去，告诉她们，他快死了，可我又不能包揽太多。没人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事儿惹得马瑞家生气了。好了，我会在这儿留守到最后时刻，这样心里就不会有什么歉疚了。没有一个女人会这样做。把孩子这样养大真是罪过，也不送她去学校。好啦，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过许多遍了，剩下的可不关我的事了。喂，你，赛尔小东西，滚开，马克到哪儿去了？”

难怪艾伦找不到马克，它正在楼上和艾米莉在一起，被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摸黑坐在自己的小床上，悲哀中能感触到马克那柔软的毛皮和天鹅绒似的浑圆的脑袋真是非常安慰。

艾米莉没有哭，她笔直地向黑暗的空间瞪视着，费力地想要去面对艾伦刚才跟她说的这件事。她没有怀疑事情的真实性。但是，为什么她不能也去死掉呢？没有爸爸，她不可能活下去。

“如果我是上帝就一定不会让这事发生。”她说。她觉得这样说

是有罪的——艾伦曾对她说过，认为上帝有过失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她不管了。也许这样一来，她的罪过会大到足以让上帝惩罚她去死，这样她就又可以和爸爸在一起了。

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马克被她抱得太久觉得腻了，挣脱而去。此刻她孑然一身，可怕的痛苦似乎把她全身都灼痛了，但似乎又让她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她根本没法摆脱这种感觉，禁不住要把它写到黄色的账本里去。她曾写过主日学校老师的去世，当时她写得都忘了吃睡前点心，饿着肚子上床了。艾伦说她写的那些什么与风姨和闪灵的谈话简直是发癔症。可是一旦她写出来了，那些事情就不会再叫她心烦了。但这次不一样，她无法写下来。她甚至不可能去找爸爸寻得安慰——以前她不小心让烧红的棍子把手烫伤了，去找爸爸诉说，爸爸一个晚上都把她抱在怀里，给她讲故事来减轻痛楚。可是爸爸呀，正像艾伦说的，再过一到两个星期就要死去了。艾米莉觉得好像艾伦告诉她这件事已经有许多许多年了。她肯定再也不可能在荒野里和风姨一起玩了，不可能再望着新月升起在浅红的碧湖似的天空了。

“闪灵也不会再来了——不可能再来。”她想。

然而，艾米莉毕竟从她古老的祖先那里继承了某些品质——抗争的力量——忍受——怜悯——深深地去爱——去欢乐——去容忍。这些品质都保留在她的身上，你可以从她那紫灰色的眼睛里看出来。她身上那股坚忍的力量又回来了。她必须不让爸爸知道艾伦已经告诉她了——这会让他伤心的。她必须让自己坚强起来去爱爸爸，噢，她多爱他，可是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很少了。

她听到他在下面房间里咳嗽：他上来时她必须睡在床上，她飞快地用冰冷的手指脱掉衣服钻进了小床，对着小床的窗子还开着，可是她没有再去留心春天夜晚温柔的声音，也听不见风姨在屋檐下的低语，没有灵魂的他们不可能进入悲哀的王国。

爸爸进来时，她浑身冰冷，一动不动，没有眼泪地躺在那里。他慢慢地走进来，走得多慢啊——很慢很慢地脱去衣服。为什么她以前没有留意到这些？但他一点儿也不咳了。噢，也许艾伦弄错了？如果说——一个狂妄的希望冲进她痛苦的心里。她小声地喘息着。

道格拉斯·斯塔尔走到她的床前。她能感觉到爸爸坐在了她床边的椅子上，穿着他那件老旧的红色睡袍。噢，她多爱他啊！世界上没有另一个像他那样的爸爸——不可能有的——那样温柔，那样善解人意，那样棒！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他们都非常爱对方——怎么可能把他们两个分开呢？

“亲爱的，你睡了吗？”

“没有。”艾米莉低声说。

“那你想睡了吗？小心心？”

“不，不，不想睡。”

道格拉斯·斯塔尔拉过她的手紧紧地握住。

“我们现在要好好谈一谈了，亲爱的。我也睡不着。我想告诉你一些事。”

“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艾米莉喊了起来，“噢，爸爸，我知道了，艾伦告诉我了。”

道格拉斯·斯塔尔沉默了片刻。然后喘着气说：“这个老傻瓜——又胖又老的傻瓜！”似乎艾伦的肥胖更增加了她的愚蠢。艾米莉再一次怀抱希望，也许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就像艾伦许多肥胖的错误中的又一个错误。

“这是——是，这是真的吗？爸爸？”她悄声问。

“艾米莉，孩子，”她的爸爸说，“我不能给你更振奋一点的消息——我没力气了——来坐到我的膝盖上吧——像以前一样。”

艾米莉钻出小床爬上了爸爸的膝盖。他用旧袍子裹住她，把脸紧紧贴到她的小脸上。

“亲爱的小孩子——可爱的小艾米，这确实是真的，”他说，“我是想今天晚上亲自告诉你的。可是这个老笨胖子居然这么对你说了，她真是太忍心了。真是母鸡的脑袋母牛的感觉啊。但愿上帝惩罚她！我实在不忍伤你的心，亲爱的。”

艾米莉拼命想摆脱哽在喉头的东西。

“爸爸，我不能——我受不了。”

“不，你能的，你会的。因为我覺得你会有一番事情要做的。你有我的天赋——但我却没有用好它。你会在我失败的地方成功的，艾米莉。我没能为你做什么事，甜心，但我尽力了。我想我告诉过你一些事情了，艾米莉，你还记得妈妈吗？”

“只记得一点点——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就像是一点儿可爱的梦。”

“她去世的时候你只有四岁。我从来没有和你过多地谈起她——我做不到。但我今晚要把她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现在谈她的事已经不会叫我伤心了——不久我就会再见到她了。你长得不像她，艾米莉——只有当你微笑的时候才有点儿像。其余部分，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都像我的母亲。你出生时我想把你也叫做朱丽叶，但你妈妈不同意。她说如果叫女儿朱丽叶的话，我就必须把她称为‘妈妈’，以区分两个朱丽叶，她不能忍受这个。她说她的南茜姑妈曾说过，当你的丈夫开口把你叫做‘妈妈’时，你们之间浪漫的感情就完结了。于是我们就用你奶奶的名字来称呼你——她的闺名叫做艾米莉·伯德。你妈妈觉得艾米莉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名字，听上去古怪、淘气又很快活，她是这样说的。艾米莉，你妈妈真是世界上最甜美的女人。”

他的声音颤抖了，艾米莉更紧地贴住他。

“我见到她是在十二年前。当时我是《夏洛特敦^①事业报》的助

① 夏洛特敦，加拿大一港口城市，爱德华王子岛省省会。——译注